新鐫古今名劇酹江集

曲不難作俏語致語難在作家常語老實痛快而風致不乏○

新鐫古今名劇酹江集

東堂老

元秦簡夫著　明孟稱舜評點　劉啓胤訂正

正目

西隣友立託孤文書

東堂老勸破家子弟

楔子

冲末扮趙國器扶病引淨扮揚州奴旦兒扮翠哥上趙云老夫姓趙名國器祖貫東平府人氏因做商賈到此揚州東門裏牌樓巷居住嫡親的四口

如聰老成人訓誨子弟句句出模與昔人家誡及進學解同是一篇好文字也

兒家屬渾家李氏不幸蚤年下世所生一子就喚做揚州奴娶的媳婦兒也姓李是李節使的女孩兒名喚翠哥自娶到老夫家中這孩兒裏言不出外言不入甚是賢達想老夫幼年間做商賈蚤起晚眠積儹成這個家業指望這孩兒久遠營運不想他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只伴着那一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喫穿衣飯不着家業老夫耳聞眼覷非止一端因而憂悶成疾晝夜無眠眼見的覷天遠入地近無那活的人也老夫一死之後這

孩兒必敗我家枉惹後人談論我這東鄰有一居

士姓李名實字茂卿此人平昔與人寡合有古君

子之風人皆呼為東堂老子和老夫結交甚厚他

小老夫兩歲我為兄他為弟結交三十載並無離

間之語又有一件茂卿妻恰好與老夫同姓老夫

妻與茂卿同姓所以親家往來勝如骨肉我如今

請過他來將這託孤的事要他替我分憂未知肯

否何如揚州奴那里（揚應云）你喚我怎麼老人家

你那病症則管里叫人的小名兒各人也有幾歲

年紀這般叫可不折了你趟你去請將李家叔叔

來我有說的話揚知道下次大小的毋隔壁請東堂

老叔叔來趟我着你去揚着我去則隔的一重壁

直把動我走這遭兒趟你怎生又使別人去揚我

去我去你休關下次小的毋鞁馬趟只隔的個壁

見怎要騎馬去揚也着你做我的爹哩你偏不知

我的性兒上寺則去也騎馬哩趟你看着這厮揚我

去我去又是我氣着你也出的這門來這里也無

人這個是我的父親他不曾說一句話我直梃的

他脚稍天這隔壁東堂老叔叔他和我是各白世人他不曾見我便罷他見了我呵他叫我一聲揚州奴哎喲諕得我喪膽亡魂不知怎生的是這等怕他說話之間蚤到他家門首（做咳嗽科）叔叔在家麼（正末扮東堂老上云）門首是誰喚門（揚）是你孩兒揚州奴（正末）你來怎麼（揚）父親着揚州奴請叔叔不知有甚事（正末）你先去我就來了（揚）我也巴不得先去自在些兒（下）（正末）老夫姓李名實字茂卿今年五十八歲本貫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

流落在揚州東門裡牌樓巷居住老夫㓜年也曾看幾行經書自號東堂居士如今老了人就叫我做東堂老子我西家趙國器比老夫長二歲元是同鄉又同流寓在此一向通家往來已經三十餘載近日趙兄染其疾病不知有甚事着揚州奴來請我恰好也要去探望他䝉已來到門首揚州奴你報與父親知道說我到了也（揚報云）請的李家叔叔在門首哩（趙）道有請（正末見科云）老兄染病小弟連日窮忙有失探望勿罪勿罪（趙）請坐（正末

老兄病體如何(趙)老夫這病則有添無有減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正末)曾請良醫來醫治也不曾(趙)嗨老夫不曾延醫居士與老夫最是契厚請猜我這病症咱(正末)老兄着小弟猜這病症莫不是害風寒暑濕麼(趙)不是(正末)莫不是爲饑飽勞逸麼(趙)也不是(正末)莫不是爲些憂愁思慮麼(趙)哎呦這纔叫做知心之友我這病症從憂愁思慮得來的(正末)老兄差矣你負郭有田千頃城中有油磨坊解典庫有兒有婦是揚州點一點二的財主

有甚麼不足索這般深思遠慮那（趙）晦居士不知正爲不肖子揚州奴自成人已來與他娶妻之後他合着那夥狂朋怪友飲酒非爲日後必然敗我家業因此上憂懣成病豈是良醫調治得的（正末）老兒過慮豈不聞鄒堯夫戒子伯溫曰我欲教汝爲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父母與子孫成家立計是父母盡已之心久以後成人不成人是在于他父母怎管的他到底老兒這般焦心苦思也是乾落得的（趙）雖然如此莫

說父子之情不能割捨老夫一生辛勤掙這銅斗兒家計等他這般廢敗便死在九泉也不瞑目今日請居士來別無可囑欲將託孤一事專靠在居士身上照顧這不肖免至流落老夫啣環結艸之報斷不敢忘（正末起云）老兄重託本不敢辭但一者老兄壽算綿遠二者小弟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揚州奴未必肯聽教訓三者老兄家緣饒富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請老兄另託高賢小弟告回（趙）揚州奴當住叔叔咱居士你故推託如此

豈不聞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老夫與居士逼家往來三十餘年情同膠漆分若陳雷今病勢如此命在須臾料居士素德雅望必能不負所請故敢託妻寄子居士你平日這許多慷慨氣節都歸何處道不的個見義不為無勇也做跪科（正末）回跪云呀老兒怎便下如此重禮則是小弟承當不起老兒請起小弟依允便了（趙）揚州奴擡過桌兒來者（揚）下次小的每擡一張桌兒過來着（趙）我使你你可使別人（揚）我擬我擬你這一夥

弟子孩兒們緊關裡叫個使一使都走得無一個

這老兒若有些好歹都是我手下賣了的（撥桌科）

哎喲我長了三十歲幾曾撥桌兒偏生的偌大沉

重（放桌科）（趙）將過紙墨筆硯來（楊）紙墨筆硯在此

（趙做寫科）這張文書我已寫了我就畫箇字楊州

奴你近前來這紙上你與我正點背畫箇字者（楊）

你着我正點背畫我又無罪過正不知寫着甚麼

來兩手揑得緊緊的怕我偷喫了（畫字科）字也畫

了你敢待賣我麼（正末）你父親則不待要賣了你

待怎生（趙）這張文書請居士收執者（又跪科）（正末）收科（趙）揚州奴請你叔叔坐下者就喚你媳婦出來（揚）叔叔現坐着哩大嫂你出來（旦兒上科）（趙）揚州奴你和媳婦拜你叔父入拜（揚）着我拜又不是冬年節下拜甚麼（正末）揚州奴我和你爭拜那（揚）叔叔休道着我拜入拜終日見叔叔拜有甚麼多了處（旦兒）只係着父親拜叔叔咱（揚）閉了嘴沒你說話靠後咱拜咱拜（拜科）一拜權爲入拜（起身整衣科）叔叔家裡嬸子好麼（正末怒云）（趙）（揚）這老子

趣狠了也（正末）揚州奴你父親是甚麼病（揚）您孩兒不知道（正末）噤聲你父親病及半年你剗地不知道你豈不知父病子當主之（揚）叔叔息怒父親的症候您孩兒待說不知來可怎麼不知待說知道來可也忖量不定只見他坐了睡睡了坐敢是欠活動些（正末）揚州奴你父親立與我的文書上寫着的甚麼哩（揚）您孩兒不知（正末）你既不知你可怎生正點背畫字來（揚）父親着您孩兒畫您孩兒不敢不畫（正末）既是不知你兩口兒近前來聽。

我說與你。想你父親生下你來。長立成人。娶妻之後。你伴着狂朋怪友。飲酒非為。不務家業。憂而成病。文書上寫着道揚州奴所行之事。不曾稟問叔父李茂卿。不許行。假若不依叔父教訓。打死勿論。你父親許着俺打死你哩。（揚打悲科）父親你好下的也怎生着人打死我那（趙）兒也也是我出于無奈（正末）老兒免憂慮揚州奴斷然不敢了也

（仙呂賞花時）為兒女擔憂鬢已絲、為家貲身亡心未死、將這把業骨頭常好是費神思、既老兒託妻也那

寄子老兒免憂慮我着你終有箇稱心時（下）
（揚扶趙科）大嫂這一會兒父親面色不好扶着後堂中去父親你精細着（趙）揚州奴你如今成人長大督領家私照覷家小省使儉用我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只爲生見性太庸日夜憂愁一命終若要趙庭承訓教則除夢裡再相逢（同下）

第一折

（丑扮賣茶上云）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不將可口味難近使錢人小可是賣茶的今日燒得這鏇

鍋兒熱了着有甚麽人來渾扮柳隆卿胡子傳上柳云不養蚕桑不種田全憑馬扁度流年胡為甚侵晨奔到晚幾個忪忪少我錢柳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我兩個不會做甚麽營生買賣全憑這張嘴抹過日子在城有一個趙小哥揚州奴自從和俺兩個拜為兄弟他的勾當都憑我兩個他無我兩個茶也不喫飯也不喫俺兩個若不是他呵也都是餓死的胡哥則我老婆的褲子也是他的哥的網兒也是他的柳哎喲壞了我的頭也胡哥

我們兩個喫穿衣飯那一件兒不是他的我這幾日不曾見他就弄得我手裡都焦乾了哥替茶房裡尋他去若尋見他酒也有肉也有喫不了的還包了家去與我渾家喫哩 柳兒賣茶科 兒弟說得是賣茶的趙小哥曾來麼 賣茶 趙小哥不曾來哩 柳 你與我看着等他來時對俺兩個說俺兩個且不喫茶哩 賣茶 理會的趙小哥遂來了也 揚州奴上云 四肢八脈剛帶俏五臟六腑却無才村入骨頭挑不出俏從胎裡帶將來自家揚州奴的便是

人口順多喚我做趙小哥自從我父親亾化了過
日月好疾也可蚤十年光景把那家緣過活金銀
珠翠古董翫器田產物業孳畜牛羊油磨房解典
庫丫鬟奴僕典盡賣絕都使得無了也我平日間
使慣了的手喫慣了的口一二日不使得幾十箇
銀子呵也過不去我結交了兩個兄弟一個是柳
隆卿一個是胡子傳他兩個是我的心腹朋友我
一句話還不曾說出來他蚤知道都是提着頭便
知尾的着我怎麼不敬他我父親說的我到底不

依伹他兩個說的合着我的心趂着我的意恰便
經也似聽他這兩日不見他平日裡則在那茶房
裡廝等我如今到茶房裡問一聲去（見科）賣茶趙
小哥你來了也有人在茶房裡坐着正等你來哩
二位遊小哥來了也（胡）來了來了我和你一個做
好一個做歹你出去（柳）兄弟你出去（胡）哥你出去
（柳出見科）哥你在那里來俺等了你一蚤起了（楊）
哥這兩日你也不來望我一望（柳）胡子傳也在這
里（楊）我自過去（進見科）哥唱喏（胡）做不保科（柳）

小哥來了【胡】那個小哥【柳】趙小哥【胡】他老子在那里做官來他也是小哥詐官們該徒我跟前歪克𠮟總甲來綁了這弟子孩兒【楊】好沒分曉敢是喫蚤酒來【柳】俺等了一蚤起沒有喫飯哩【楊】不曾喫飯哩你可不蚤說誰是你肚裡蛕虫與你一箇銀子自家買飯喫去【吏典】衙末科【胡】看茶與小哥喫你可這般嫩就當不得了【楊】哥不是我嫩還是你的臉皮忒老了些【柳】這里有一門親事俺要作成你【楊】哥感承你兩個的好意我如今不比往日把那

家緣過活都做餅子喫驢漏豆了止則有這兩件兒衣服粧點着門面我強做人哩你作成別人去罷俐我說來麼你可不依我這死狗扶不上墻的楊哥不是我扶不上我腰裡貨不硬掙哩柳既你說你無錢那一所房子是披着天王甲換不得錢的揚哎喲你那里是我兄弟你就是我老子緊關裡誰肯提我這一句是阿我無錢使賣房子便有錢使哥則一件這房子我父親在時只翻翻瓦就使了一百錠如今誰肯出這般大價錢胡當要一

千錠只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了（揚）說的是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都搶着買可不磨扇墜着手哩哥也則一件爭奈隔壁李家叔叔有些難說話成不得成不得（胡）李家叔叔不肯呵肋肢裡扎上一指頭便了（揚）是阿他不肯肋肢裡扎上一指頭便了如今便賣這房子也要個起功局立帳子的人（柳）我便起功局（胡）我便立帳子（揚）哏你起功局你立帳子賣了房子我可在那裡

住(柳)我家裡有一箇破驢棚(揚)你家裡有箇破驢棚但得不漏潑下身子便也罷可把甚麼做飯喫(刮)我家裡有一箇破沙鍋兩箇破碗和兩雙折筯我都送與你儘勾了你的也(揚)好弟兄這房子當要一千錠則要五百錠當要五百錠則要二百五十錠人見價錢少就都搶着買李家叔叔不肯可脇肢裡扎他一指頭便了你替我立帳子你替我起功局你家有間破驢棚你家有箇破沙鍋你家有兩箇破碗兩雙折筯我儘勾受用快活不着你

兩箇歹弟子孩兒也送不了我的命（同下）（正末同卜兒小末扮尼上）（正末云）老夫李茂卿的便是不想我老友直如此先見道我死之後不肖子必敗吾家今日果應其言戀酒迷花無數年光景家業一掃無遺便好道知子莫過父信有之也

（仙呂點絳唇）原是祖父的窠巢誰承望子孫不肖剔騰了想着這半世勤勞也枉做下千年調

（混江龍）我勸咱人便休生奸狡則恐怕命中無福也難消大古來前生注定誰許你今世貪饕那一個積

耕自娛

儹的逕窮呵君子拙。那一個享用的家富也小兒驕。

我想這錢財也非容易博來的做買賣恣虛囂。開田地廣鋤飽。斷河泊截漁樵。鑿山洞取煤燒。則他那經營處恨不的佔盡了利名場全不想到頭時剛落得個邯鄲道都是些喧簷燕雀巢葦的這鷦鷯。

（旦兒上云）自家翠哥的便是自從公公亡化過了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使得罄盡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哩我去告訴那東堂叔叔咱這便是他家了不免逕入（進見科）（正末）媳婦兒你來做甚麼

旦兒自從公公亡化之後揚州奴將家緣家計都
使盡了他如今又要賣那一所房子趙哥一逕的
稟知叔叔來正末我知道了也等那廝賊生來時
我自有箇主意揚州奴同柳隆卿胡子傳上柳趙
小哥上緊着幹運便不濟也揚轉灣抹角可蚤來
到李家門首哥則一件我如今過去便不敢提這
賣房子這老兒可有些兒撘難說話慢慢的遠打
週遭和他說你兩個且休過來入見唱喏科叔叔
嬸子拜揖見旦兒聽科你來怎的敢是你要告我

那（正末）揚州奴你來怎的（揚）我媳婦來見叔叔我
怕他年紀小失了體面（柳胡入見正末施禮科）（正
末怒云）這兩個是什麼人（柳胡）俺們都是讀半鑑
書的秀才不比那般光棍（正末怒云）你來俺家有
何事（柳）好意與他唱喏倒惱起來好沒趣（揚）是您
孩兒的相識朋友一個是柳隆卿一個是胡子傳
（正末）我認的甚麼柳隆卿胡子傳引着他們來見
我揚州奴

（油葫蘆）你和這狗黨狐朋。兩個廝趁着。揚州奴你多

大年紀也（揚）您孩兒三十歲了（正末）嘆聲又不是年紀小。怎生來一樁樁好事不曾學。可也怪不的你來你正是那內無老父尊兄道。却又外無良友嚴師教揚州奴你有的叫化也（揚）如何且相左手您孩兒便不到的哩（正末）你把家私來蕩散了。將妻兒來凍餓倒。我也還望你有個醉還醒迷還悟夢還覺。劃地的可只與這等兩個做知交。

（揚）這柳隆卿胡子傳是您孩兒的好朋友（正末）揚州奴

【天下樂】哎兒也可道是人伴着賢良也那智轉高。揚州奴你只瞞着別人却瞞不過老夫你曾出的胎也波胞。你娘將你那綳藉包。你娘將那酥蜜食養活得偌大小。你父親也只爲你不務家業憂病而死先氣得個娘命夭。後併得你那爺死了。好也囉。好也囉。你可什麼養子防備老。

（揚）叔叔這兩個人你休看得他輕可都是讀半鑑書的（正末）揚州奴你平日間所行的勾當我一樁樁的說你則休賴（揚）叔叔您孩兒平日間敬的可

是那一等人不敬的可是那一等人叔叔你說與孩兒聽咱

【那吒令】（正末）你見一個新旦色下城呵賊醜生你便道請波請波連忙的緊邀你見一個良人婦扣門呵你便道疾波疾波你便降堦兒的接着你見一個好秀才上門呵你便道家裡沒儸家裡沒儸你抽身兒躲了你做的是攀蟾折桂手你敬的是閉月羞花貌甚麼是那晏平仲善與人交

【鵲踏枝】你則待要愛纖腰可便似柔條不離了舞榭

歌臺、不休更那月夕花朝、想當日個按六幺舞霓裳

末了、猛回頭、燭滅香消、

揚州奴你久以後有的叫化也（揚）如何且相打手

您孩兒不到的叫化哩

（寄生艸）（正末）我爲甚叮嚀勸叮嚀道、你有禍根有禍

苗、你抛撇了這醜婦家中寶、挑剔着美女家生哨、吹

兒也這的是你自作下窮漢家私暴、只思量倚檀槽

聽唱、一曲桂枝香、你少不的撇搖搥學打幾句蓮花

落。

六幺序 那裡面藏圈套、都是些綿中刺笑裡刀、那一個出得他摑打撾揉、止不過帳底皺縮、酒畔羊羔、嬭人的玉軟香嬌、半席地、恰便似、八[illegible]里梁山泊、抵多少月黑風高、那潑煙花、專等你個腌材料、快准備着五千船鹽引、十萬擔茶挑、

幺 你把他門限兒踏着、消息兒湯着、那裡面又沒官條、又沒王條、又沒公曹、又沒囚牢、到的來金谷也那富饒、蚕半合兒斷送了、直教你無計能逃、有路難超搜剔盡皮格也那翎毛、渾身遍體星星開剝、儘着他

炙煿烹炮、那虔婆一對剛牙爪、遮莫你手輕腳疾、敢可也立做了骨化形銷、

揚州奴你來怎的揚叔叔您孩兒無事也不敢來今日一徑的來告禀叔叔知道自從俺父親亾過十年光景只在家裡死丕丕的閑坐那錢物則有出去的無有進來的便好道坐喫山空立喫地陷又道是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您孩兒想來原是舊商賈人家如今待要合人做些買賣去爭奈之本您孩兒想來家中並無值錢的物件止有這

一所宅子還賣的五六百錠等我賣了做本錢您
孩兒各扎那便覓個合子錢兒（正末）哎你將那油
磨房解典庫金銀珠翠田產物業都將來與盡賣
絕了止有這所棲身宅子又要賣你賣波我買（揚）
既然叔叔要把這房子東廊西舍前堂後閣門窗
戶闥上下也點看一看纔好定價（正末）也不索看
一半兒閒甚麼東廊西舍是舊椽構（揚）前廳和後閣
都是新翻瓦的（正末）閒甚麼那後閣前堂都是新蓋
造（揚）既然叔叔要呵你侄兒填定價錢五百錠莫不

忒多了些麼（正末）不是你叔叔嫌你索的來忒價

高（楊）叔叔這錢鈔幾時有（正末）這許多錢鈔也一時

辦不迭多半月少十朝（楊）叔叔這項貨緊則怕着人

買將去了（正末）你要五百錠我先將二百五十錠交

付你我將這五百錠做一半兒賒來一半兒交 樽巴毛切

小大哥你去取的來（小末取鈔科）父親二百五十

錠在此（正末付旦）（楊奪科）拿來你那嘴臉是掌財

的（鳩與柳胡科）哥你兩人拿着（正末）你把這鈔使

完了時再沒宅子好賣了你自去想咱（楊）是您孩

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邦便覺合子錢（背云）哥這二百五十錠儘勾了先去買十隻大羊五果五菜攢糖獅子我那丈母與他一張獨桌兒你們都是鴛鴦客把那桌子與我一字兒擺開着（柳）隨你擺布（正末聽科）揚州奴你做甚麼來（揚）您孩兒商議做買賣哩拏這鈔去置買各項貨物都要堆在桌子上做一字兒擺開着那過來過往的人見了稱讚道好一個大本錢的客人也有些光彩您孩兒這一遭做買賣各扎邦便覺一個合子錢哩（正末）好

兒你着志者（楊又背云）啰幾乎被那老子聽見了
哥喫罷那頭湯天道粗熱都把那帽笠去了把那
衣服鬆一鬆將那四下的吊窻都與我推開了（正
末）揚州奴你說甚的（楊）没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到
那楊房裡不要黑地裡交與他鈔黑地裡交鈔着
人瞞過了常言道喫明不喫暗你把吊窻與我推
開您孩兒商量做買賣各扎那便覓一個合子錢
（正末）好兒也不枉了（楊又背云）老兒去了也哥下
了那分飯臨散也你把住那樓胡梯門你便執壺

我便把盞那喚個上馬的鍾兒着我那大姐定將
昇帶舞帶唱華嚴的那海會（正末）揚州奴你怎的
說（揚）沒（正末）你看這厮
賺煞你將這連天的宅舍嫌小、負郭的田還不好、一
張紙從頭兒賣了、不知久後棲身何處着、只守着那
奈風霜破頂的瓶窑、叹兒也心下自量度、則你這夜
夜朝朝、可甚的買賣歸來汗未消、由脫了些奇珍異
寶、花費了些精銀响鈔、叹兒也、怎生把鄧通錢剛博
得一個乞化的許由瓢、（下）

（楊）哥丞些安排齊整着可來回我的話（同下）

第二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上）（正末云）自家李茂卿則從買了揚州奴的住宅付與他錢鈔他那里去做甚麼買賣多將又被那兩個光棍弄掉了敗子不得回頭有負故人相託知之奈何（小末云）父親您孩兒這幾時做買賣不遂其意也則是生來命拙哩（正末）孩兒您說差了那做買賣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當賭湯風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風怯雨門

也不由所以孔子門下三千弟子只子貢善能貨殖遂成大富怎做得由命不由人也

正宮端正好 我則理會有錢的是咱能。那無錢的非關命。咱人也須要個幹運的道經營。雖然道貧窮富貴生前定。不俫咱可便穩坐的安然等

卜兒 老的你把那少年時掙人家的道路也說與孩兒知道咱

滾繡毬 正末 想着我幼年時血氣猛爲蠅頭努力去爭、吹喲、使的我到今來一身殘病、我去那虎狼窩不

顧殘生、我可也問甚的是夜甚的是明、甚的是雨甚的是晴、我只去利名場往來奔競、那里也有一日的安寧、投至得十年五載我這般鬆寬的有也是我萬苦千辛積攢成、往事堪驚、

(旦兒上云)妾身翠哥自從揚州奴賣了房屋將着那錢鈔與那兩個幇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他時景飲酒獄會去了我不敢隱諱告李家叔叔去咱可蚤來到也小大哥報復去道有翠哥來見叔叔(小末報云)父親有翠哥在門首(正末)着他過來

【小末同云】翠哥父親着你過去【旦見進見科】叔叔嬸子萬福【正末】孩兒也你來做甚麼那【旦見悲科】

【倘秀才】【正末】我見他道不出喉嚨中氣哽。我見他搵不住可則撲簌簌腮邊也那淚傾。【旦見】兀的不氣殺你孩兒也【哭介】【正末】你這般撧耳撓腮可又便怎生。【旦見】叔叔揚州奴將那賣房屋的錢鈔與那兩個幇閒的兄弟去月明樓上與宜時景飲酒去了他若使的錢鈔無了呵連我也要賣哩叔叔如此怎了也【正末】我這里聽仔細。你那里說叮嚀。他他他可直恁般

的不醒。

（旦兒）叔叔想俺過公公掙成錦片也似家緣家計指望與子孫永遠居住誰想被揚州奴敗了也

【滾繡毬】（正末）休言家未破破家的人未生。休言家未興興家的人未成。古人言一星星顯證。那為父母的恨不得兒共女輩輩崢嶸。只要那家道與錢物增一年年越昌越盛。怎知道生下兒女呵偏生的天作對不稱人情。他將那城中宅子庄前地都做了風裏楊花水上萍。哎可惜也錦片的道前程。

小大哥我領着數十條好漢徑到月明樓上打那醜賊走去來（同下）（揚州奴掤隆卿胡子傳同上揚云）自家揚州奴端的好快活也俺今日自在的喫酒鍾兒直喫得盡醉方歸（胡）酒食都安排下了也（揚）俺都要盡醉方歸（做把杯科）（正末沖上云）揚州奴（揚做怕科云）嚇把我這一觧兒好酒來攪壞了哎喲叔叔您孩兒請夥計哩（正末）揚州奴這個是你的買賣這個是你那各扎邦便覺箇合子錢我問你

此下寫得痛快淋漓

（倘秀才）你又不是拜掃冬年的節令。又不是慶喜生辰的事情。你沒來由置酒張筵波把他衆人來請。（柳）好殺風景也那（正末）你尊阿尊這廝什麼德行。你重阿重這廝什麼才能。吱兒也你怎生則尋着這等。（柳）老的休這等那等的俺們都是看半鑑書的秀才（正末）禁聲誰讀半鑑書來。

（滾繡毬）你念的是賺殺人的天甲經。（柳）我呢（正末）你是個纏殺人的布衫領。則你那一生的學問阿是那一聲兒哥往那里去滯拏我也走一遭兒波你則道

的個顚隨鞭鐙。你便闖一千席呵。可也塡不滿你這
窮坑。(正末打揚科)(揚)您孩兒也做兩個古人學那孟
嘗君三千食客公孫弘東閣招賢哩(正末)呸虧你不
識羞那孟嘗君是個公子。公孫弘是個名卿。他兩個
在朝中十分恭敬。但門下都一劃羣英。我幾曾見禁
持妻子這等無徒輩。(正末又打科)(柳)老的踹了脚也
(正末)更和那不養爹娘的賊醜生。(柳)老的你可也關
啕氣哩(正末)氣殺我烈焰騰騰。
揚州奴我量你到得那里你明日叫化也(揚)如何

且相左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

（俏秀才）（正末）你道有左慈術踢天弄井。項羽力拔山也那舉鼎。這廝們兩白日把泥毬兒換了眼睛你便有那降魔呪度人經。也出不的這廝們鬼精。

揚州奴你不聽我的言語看你不久便叫化也（揚）如何且相右手您孩兒也不到的哩

（三煞）（正末）你便似攬絕黑海那些饑寒的病。也則是贏得青樓薄倖名。（柳）我可呢（正末）你是那無字兒的空瓶。（柳）我可呢（正末）你是個脫皮兒裹剌。（柳）我兩個

人物也不醜【正末】怕不道是外面兒溫和。則你那徹底兒嚴凝。【梆】你這老頭兒不要瑣碎你只是把眼兒撑着看我這架子衣服如何【正末】我覷不的你稍寬也那褶下。肚叠胸高。鴨步鵝行。出門來呵。怕不道桃花扇影你回避去匆匆匆少不得風雪酷寒亭。【梆】什麼風雪酷寒亭我則理會得鬧騎寶馬鬧踢蹬理

【二煞】【正末】你道是鬧騎寶馬鬧踢蹬。你兩個到得家中算一算帳你得了多少我得了多少你只做得個

旋撲蒼蠅旋放生。【揚】叔叔您孩兒有那施捨的心禮讓的意江湖的量慷慨的志也不低哩【正末】你有那施捨的心呵訕笑得魯肅。你有那慷慨的志呵降伏得劉毅。你有那禮讓的意呵賽過得鮑叔。你有那江湖的量呵欺壓得陳登。【揚】您孩兒平昔也曾齋發與人做偌多的好事哩【正末】你齋發呵與那個陷本的商賈。你齋發呵與那個受困的官員。你齋發呵與那個薄落的書生。兀的不揚名顯姓。光日月動朝廷。

【一煞】不強似與虔婆子弟三十錠。更和那幫懶鑽閒

二百瓶。你戀着那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會友邀賓。走筭也那飛觥。揚州奴我問你這是誰的錢物（揚）是俺父親的錢物（正末）誰應的使（揚）是俺孩兒應的使（正末）這的是你爹行基業。是你自巳錢財。須沒個別姓來爭。可怎生不與你妻兒承領。倒憑他胡子傳和那柳隆卿。

（揚）我安排一席酒着他請十個便十個請二十個便二十個不一時他把那一席的人都請將來叔叔你着我怎麼不敬他（正末）嘆聲

煞尾你有錢呵。三千劍客由他們請。一會兒無錢呵

㕭蚤閃的我在十二瑤臺獨自行。揚州奴你有一日

出落得家業精。把解典處本利停。房舍又無。米糧又

罄。誰支持怎接應。你那買賣上又不慣經。手藝上可

又不甚能。撥不得重可也拈不得輕。你把那搖搥來

懸瓦罐來擎。遶闕簷乞殘剩。沙鍋底無柴煨不熱。那

冰破窑內無席蓋不了頂。餓得你肚皮裡春雷也則

是骨碌碌的鳴。春梁上寒風篤速速的冷急穰穰的

樓頭數不徹那更。這蚤晚多蚤晚也凍剌剌窑中巴

不到那明。痛親眷敲門都沒個應。好相識街頭也掠不着他影。無食力的身軀怎的撐。凍餓倒的屍骸去那大雪裏挺。沒底的棺材誰共你爭。半要兒人扛你來上墊的平。你死後街坊兀自憎。乾與你爹娘立這個名。我着那那好言語勸你你不聽。那厮們謊話兒弄你且是娘的靈。可知道你親爺氣成病。連着我也激惱的這心頭怒轉增。我若是拖到官中使盡情。我不打死你無徒毆了我的娃。便有那人家謊後生。都不似你這個腌臢潑短命。則你那胎骨劣。心性頑。耳根

摹寫敗子回頭老人點化處俱有生氣

又硬。哎兒也我其實道不收斂不成只着那正點背畵字紙兒你可慢慢的省。(下)

(揚)這廝好酒弄的來敗與隨你們發放了罷我自回家去也(同下)

第三折

(揚州奴同旦兒攜薄籃上云)不成器的看樣也自家揚州奴的便是不信好人言果有恓惶事我信着柳隆卿胡子傳把那房廊屋舍家緣過活都弄得無了如今可在城南破瓦窰中居住喫了蚤起

的無晚夕的每日家燒地眠炙地臥怎麼過那日月我若呵理當我這渾家他不曾受用一日罷罷罷大嫂我也活不成了我解下這繩子來搭在這樹枝上你在那邊我在這邊俺兩個都弔殺了罷旦兒揚州奴當日有錢時都是你受用我不曾受用了一些你弔殺便理當我着甚麼來由揚大嫂你也説的是我受用你不曾受用你在窑中等着我如今尋那兩個狗材去你便掃下些乾驢糞燒的確兒滾滾的等我尋些米來和你熬粥湯喫天

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下）（賣茶上云）小可是個賣茶的今日蚤晨起來我光梳了頭淨洗了臉開了這茶房看有甚麼人來（柳隆卿同胡子傳上云）柴又不貴米又不貴兩個傻厮正是一對自家柳隆卿兄弟胡子傳俺兩個是至交至厚寸步兒不厮離的兄弟自從丟了這趙小哥再沒與頭今日且到茶房裡去閒坐一坐有造化再尋的一個主兒也好賣茶的有茶拿來俺兩個喫（賣茶）有茶請裡面坐（揚州奴上云）自家揚州奴我往常但出門磕

頭擯腦的都是我那朋友兄弟今日見我窮了見了我的都躱去了我如今茶房裡問一聲喏（做）見賣茶（云）賣茶的支揖哩（賣茶）那里來這叫化的哇叫化的也來唱喏（揚）好了好了我正尋那兩個兄弟恰好的在這里這一頭齋發可不喜也入見柳胡唱喏（科）哥唱喏咱（柳）趕出這叫化子去（揚）我不是叫化的我是趙小哥（胡）誰是趙小哥（揚）則我便是（胡）你是趙小哥我問你咱你怎麼這般窮了（揚）都是你這兩個歹弟子孩兒弄窮了我哩（柳）小哥

你肚裏饑麽〔揚〕可知我肚裡饑有甚麽東西與我喫些兒〔柳〕小哥你少待片時我買些來與你喫好燒鵝好膀蹄我便去買將來〔柳下〕〔揚〕哥他那里買東西去了這蚤晚還不見來〔胡〕小哥還得我去〔揚〕哥你不去也罷〔胡〕小哥你等不得他我先買些肉餅酒來與你喫哥少坐我便來〔胡做出門科〕〔賣茶〕你少我許多錢鈔往那里去〔胡〕你不要大呼小叫的你出來我和你說〔賣茶〕你有甚麽說〔胡〕你認得他麽則他是揚州奴〔賣茶〕他就是揚州奴怎麽做

出這等的模樣（扮）他是有錢的財主他怕當差假粧窮哩我兩個少你的錢鈔都對付在他身上你則問他要不干我兩個事我家去也（下）（楊做捉孤子科）（賣茶）我算一算帳少下我茶錢五錢酒錢三兩飯錢一兩二錢打發唱的耿妙蓮五兩打雙陸輸的銀入錢共該十兩五錢（楊）哥你算甚麼帳（賣茶）你推不知道恰纔榔隆鄉扨子傳把那遠年近日欠下我的銀子都對付在你身上你還我銀子來椒在這里（楊）哥阿我揚州奴有錢呵肯粧做叫

化的賣茶你說你窮他說你州當差假粧着哩揚
原來他兩個把遠年近日少欠人家錢鈔的帳都
對付在我身上着我賠還哥阿且你看我喫的你
則看我穿的我那得一個錢來我寧可與你家擔
水運漿擣回刮地做個傭工准還你罷賣茶苦惱
苦惱你當初也是做人的來你也曾照顧我來我
便下的要你做傭工還舊帳我如今把那項銀子
都不問你要饒了你可何如揚哥阿你若饒了我
阿我可做驢做馬報答你賣茶罷罷罷我饒了你

你去罷（揚）謝了哥哥我出的這門來他兩個把我穩在這里推買東西去了他兩個少下的錢鈔都對在我身上這則這哥哥饒了我不然我怎了也柳隆卿胡子傳我一世裡不曾見你兩個歹弟子孩兒（同下）（旦兒上云）自家翠哥揚州奴到街市上投託相識去了這蚤晚不見來我在此且燒湯罐兒等着（揚州奴上云）這兩個好無禮也把我穩在茶房裡他兩個都走了乾餓了我一日我且回那破窰中去（入見科）（旦兒）揚州奴你來了也（揚）大嫂

你燒得鍋兒裡水滾了麼(旦兒)我燒得熱熱的了
將米來我煮(揚)你煮我兩隻腿我出門去不曾撞
一個好朋友罷罷罷我只是死了罷(旦兒)你動不
動則要尋死想你伴着那柳隆卿胡子傳百般的
受用快活我可着甚麼來由你如今走投沒路我
和你去李家叔叔討口飯兒喫咱(揚)大嫂你說那
里話正是上門兒討打喫叔叔見了我輕呵便是
罵重呵便是打你要去你自家去我是不敢去(旦
兒)揚州奴不妨事俺兩個到叔叔門首先打聽着

若叔叔在家呵我便自家過去若叔叔不在呵我和你同進去見了嬸子必然與俺些盤纏也（楊大嫂）你也說得是到那里叔叔若在家時你便自家過去見叔叔討碗飯喫你喫飽了就把剩下的包些兒出來我喫若無叔叔在家我便同你進去見了嬸子休說那盤纏便是飽飯也喫他一頓天也兀的不窮殺我也（同下）（卜兒上云）老身李氏今日老的大清蚤出去看看日中了怎麼還不回來下次孩兒每安排下茶飯這蚤晚敢待來也（楊州奴

同旦兒上云大嫂到門首了你先過去若有叔叔在家休說我在這里若無呵你出來叫我一聲旦兒我知道了我先過去進見卜兒科卜兒下次小的每可怎麼放進這個叫化子來旦兒嬸子我不是叫化的我是翠哥卜兒呀你是翠哥兒也你怎麼這等模樣旦兒嬸子我如今和揚州奴在城南破瓦窑中居住嬸子痛殺我也卜兒揚州奴在那里旦兒揚州奴在門首哩卜兒着他過來旦兒我喚他去揚做睡科旦兒出見云他睡着了我喚他

咱揚州奴揚州奴 揚做醒云 我打你這醜弟子天那攙了我一箇好夢正好意思了呢 旦兒 你夢見甚麼來 揚 我夢見月明樓上和那撇之秀兩個唱那阿孤令從頭兒唱起 旦兒 你還記着這樣兒哩你過去見嬸子去 揚進見卜兒哭云 嬸子窮殺我也叔叔在家麼他來時要打我嬸子勸一勸兒 卜兒 孩兒你敢不曾喫飯哩 揚 我那里得那飯來喫 卜兒 下次小的每先收拾麵來與孩兒喫孩兒我着你飽喫一頓你叔叔不在家你喫你喫 揚 喫麵

科正末上云誰家子弟駿馬雕鞍馬上人半醉坐下馬如飛拂兩袖春風蕩滿街塵土你看罷丕兀的不睬了老夫的眼也

中呂粉蝶兒誰家個年小無徒他生在無憂愁太平時務空生得貌堂堂一表非俗出來的撥琵琶打雙陸把家緣不顧那里肯尋個大老名儒去學習些兒聖賢章句

醉春風全不想日月兩跳丸則這乾坤一夜雨我如今年老也過桑榆端的是朽木材何足數數則理會

的詩書是覺世之師。忠孝是立身之本。這錢財是倘來之物。

發來到家也

叫聲 恰纔箇手扶拄杖走街衢。一步一步驀入門程去。入見揚州奴怒云 誰喫麵哩 揚做驚介云 我死也

正末 我這裏猛擡頭剛窺覷。他可也為甚麼立欽欽恁的膽兒虛。

旦兒 叔叔嬸嬸兒拜哩 正末 靠後

剔銀燈 我其實可便消不得你這嬌兒和幼女。我其

實可便顧不得你這窮親潑故。這廝有那一千樁兒情難容處。這廝若論着五刑發落。可便罪不容誅。揚州奴你不說來我教你成個人物。做個財主。你却怎生背地裡閒言。落可便長語。

你不道來我姓李你姓趙俺兩家是甚麼親那

（蔓菁菜）你今日有甚臉。落可便踐着我的門戶。怎不守着那兩個潑無徒。（揚做怕走科）（正末）那里走。諕得他手兒脚兒戰篤速。特古裡我跟前你有甚麼怕怖。則俺這小乞兒家羹湯少些薑醋。

還不放下則喫你那大食裡燒羊去（揚）做怕將筋

敲碗科（正末打科）（卜兒）老的也休打他（揚）出門科

云孃子打殺我也我今要做買賣無本錢我各扎

邦便覓合子錢（卜兒）孩兒也我與你這一貫錢做

本錢（揚）孃子你放心我便做買賣去也（虛下再上）

云孃子我拿這一貫錢去買了包兒炭來（卜兒）孩

兒你做甚麼買賣哩（揚）我賣炭哩（卜兒）你賣炭可

是何如（揚）我一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賺了一貫還

剩下兩包兒炭送與孃子烘脚做上利哩（卜兒）我

家有你自拿回去受用罷揚嬸子我再別做買賣
去也虛下再上叫云賣菜也青菜白菜赤根菜芫
荽葫蘿蔔芴兒阿卜兒孩兒也你又做甚麼買賣
哩揚嬸子你和叔叔說一聲道我賣菜哩卜兒孩
兒也你則在這裏我和叔叔說去卜兒進見正末
云老的你歡喜咱揚州奴做買賣也賺得錢哩正
末我不信揚州奴做甚麼買賣來揚您孩兒頭裡
賣炭如今賣菜正末你賣炭阿人說你甚麼來揚
有人說來揚州奴賣炭苦惱也他有錢時火焰也

叔起如今無錢弄塌了也（正末）甚麼塌了（揚）炭塌了（正末）你看這厮（揚）揚州奴賣菜也有人說來有錢時伴着柳隆卿今日無錢擔着那胡子傳（正末）你這菜擔兒是人擔自擔（揚）叔叔你怎麼說這等話有偌大本錢致託別人擔倘或他擔別處去了我那里尋他去（正末）你往前街去也往那後巷去（揚）我前街後巷都走（正末）你擔着擔戶裡可叫麼（揚）若不叫呵人家怎麼知道有賣菜的（正末）可是你叫是那個叫（揚）我自叫（正末）下次小的們都來

聽揚州奴哥哥怎麼叫哩（揚）叔叔你要聽呵我前面走叔叔後面聽我便叫叔叔你把下次小的每趕了去這小厮每都是我手裡賣了的（正末）你若不叫我就打死了你個無徒（揚）他那里是着我叫明白是羞我我不叫他又打我不免將就的叫一聲青菜白菜赤根菜葫蘿蔔芫荽葫兒呵（打悲科）天那羞殺我也（正末）好可憐人也呵

紅繡鞋 你往常時在那鴛鴦帳底那般兒攜雲握雨哎兒也你往常時在那玳瑁筵前可便喚玉噴珠你

家常語說得悽楚

直喫得滿身花影倩人扶今日呵便擔着孛籃被着衣服不害羞當街裏叫將過去

（揚）叔叔您孩兒往常不聽叔叔的教訓今日受窮纔知道這錢中使我省的了也（正末）這話是誰說來（揚）您孩兒說來（正末）哎喲兒也兀的不痛殺我也

【滿庭芳】你醒也波高陽酒徒擔着這兩籃兒白菜你可覓了他這幾貫的青蚨揚州奴你今日覓了多少錢（揚）是二貫本錢賣了一貫又覓了一貫（正末）你

就着這五百錢買些雜麵你便還窖去那油鹽醬旋
買也可是零沽（揚）甚麼肚腸又敢喫油鹽醬哩（正末）
吹兒也就着這賣不了殘剩的菜蔬（揚）喫了就傷本
錢着些涼水洒洒還賣哩（正末）則你那五臟神也不
到今日開齋（揚）揚州奴你只買些燒羊喫波（揚）我不敢
喫（正末）你買些魚喫（揚）叔叔有多少本錢又敢買魚
喫（正末）你買些肉喫（揚）也都不敢買喫（正末）你都不
敢買喫可喫些甚麼（揚）叔叔我買將那倉小米兒來
又不敢舂恐怕折耗了只揀那賣不去的菜葉兒將

來煨熟了又不要蘸鹽搠醬只喫一椀淡粥（正末）婆婆我問揚州奴買些魚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買些肉喫他道我不敢喫我道你都不敢喫你喫些甚麼他道我喫淡粥我道你喫得淡粥麼他道我喫得婆婆呵這廝便丞識的些前路。想着他那破瓦窰中受苦。正是不受苦中苦難爲人上人哎兒也這的是你須下死工夫。

（揚）叔叔您孩兒正是執迷人難勸今日臨危可自省也（正末）這廝一世兒則說了這一句話孩兒你

旦囘去你若依著我阿不到三五日我著你做一
個大大的財主
尾煞這業海是無邊無岸的愁。那窮坑是不存不濟
的苦這業海打一千個家阿撲逃不去。那窮坑你便
旋十萬個翻身急切裡也跳不出。同卜兒下
揚大嫂俺囘去來天那兀的不窮殺我也同旦兒
下小末上云自家李小哥父親著我去請趙小哥
坐席可蚤來到城南破窯不免叫他一聲趙小哥
揚州奴同旦兒上見云小大哥你來怎麼小末小

哥父親的言語着我來明日請坐席哩（揚）既然叔
叔請喫酒俺兩口兒便來也（小末）小哥是必蚤些
兒來波（下）（揚）大嫂他那里請我喫酒明白羞我哩
却是叔叔請不好不去到得那里不要閙了你便
與他掃田刮地我便擔水運漿天那兀的不窮殺
我也（同下）

第四折

（正末同卜兒小末尼上云）今日是老夫賤降的日
辰擺下酒席請衆街坊慶賀這所新宅子就順便

慶賀小員外昨日着小大哥請俺揚州奴去了不見來到衆街坊老的每敢待來也（扮衆街坊上云）俺們都是這揚州牌樓巷人昔日趙國器臨死將他兒子揚州奴託孤與東堂老子誰想揚州奴把家財盡都耗散現今這所好宅子也賣與東堂老子了今日正是東堂老子生日請我衆街坊相識喫酒却又喚那揚州奴兩口叫化弟子孩兒不知為何俺們一來去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他這所新宅子須索走一遭去可蚤來到也小員外報復

進去有俺衆街坊特來慶賀生辰哩(小末入報云)父親有衆街坊來與父親慶賀生辰哩(正末)快有請(小末)請進去(衆街坊入見科云)俺衆街坊一來與員外慶賀生辰二來就慶賀這所新宅子(正末)多謝了衆街坊請坐下次小的每一壁廂安排酒餚只等揚州奴兩口兒到來便上席也(揚州奴同旦兒上云)自家揚州奴的便是這是李家叔叔門首俺們自進去(同旦兒入見云)叔叔您孩兒和媳婦來了不知有甚麼說話(正末)你來了也

雙調新水令今日箇畫堂春暖宴佳賓、舞東風落紅
成陣、擺設的一般般餚饌美、酬酢的一個個綺羅新、
揚背云兀的不羞殺我也正末揚州奴揚不應科正
末我見他暗暗傷神、無語淚偷揾、
沉醉東風我着你做商賈身裏出身、誰着你戀花柳
人不成人、我只待傾心吐膽教、揚背云喒對着這衆
人則管花白我蚤知道不來也罷正末你可為甚麼
切齒嚼牙恨、這是你自做的來有家難奔、揚採手科
云羞殺我也正末為甚麼只古裏裸袖揎拳無事恨、

孩兒也你那般慌怎麼我只着你受盡了的饑寒致可也還正的本、

今日衆親眷在這里、老夫有一句話告知衆親眷每、咱本貫是東平府人氏、因做買賣到這揚州東門裡牌樓巷居住、有西隣趙國器是這揚州奴父親、與老夫三十載通家之好、當日趙國器染病使這揚州奴來請老夫到他家中、我問他的病症從何而起、他道只爲揚州奴這孩兒不肖、必敗吾家、憂愁思慮成的病症、今日請你來、特將揚州奴兩

口見託付與你照覷他這下半世、我道李實才德俱薄、又非服制之親、當不得這個重託、那趙國器捱着病將我來跪一跪、我只得應承了、揚州奴當日你父親着你正點背畫的文書上面寫着甚麼、

（揚）您孩兒不曾看見、敢是死活的文書麼、

（正末）孩兒也不是死活的文書、你對着這衆親眷將這一張文書、你則與我高高的讀者、

（正末付文書科）

（揚接云）理會的這文書是俺父親親筆寫的、那正點背畫的字也是俺畫的父親阿如今文書便有那

寫文書的人在那里也呵、打悲科正末你且不要哭、只讀的這文書者、楊應云是讀文書介今有揚州東門裡牌樓巷住人趙國器、這是我父親的名字、因為病重不起、有男揚州奴不肖、暗寄課銀五百錠在老友李茂卿處、與男揚州奴困窮日使用、莫不是我眼花麼、等我再讀、又讀科老叔把來還我、正末把甚麼來、揚把甚麼來、白紙上寫着黑字兒哩、正末你父親寫便這等寫、其實沒有甚麼銀子、揚叔叔您孩兒也不敢望五百錠、只把一兩錠

拿出來等我摸一摸我依舊還了你、（正末）揚州奴
你又來也、想你父親死後、你將那田業屋產待賣
與別人、我怎肯着別人買去、我暗暗的着人轉買
了、總則是你這五百錠大銀子裡面幾年月日節
次不等、共使過多少、你那油房磨房解典庫你待
賣與別人、我也着人暗暗的轉買了、可也是那五
百錠大銀子裡面、幾年月日節次不等使了多少、
你那驢馬孳畜和大小奴婢也有走了的也有死
了的、當初你待賣與別人、我也暗暗的着人轉買

了也是這五百錠大銀子裡面我存下這一本帳目是你那房廊屋舍條凳椅桌琴棋書畫應用物件盡行在上我如今一一交割如有欠缺老夫盡行賠還你揚州奴聽者你父親臨寄雪花銀展轉那移十數春今日却將原物出世間難得俺這志誠人揚州奴

【鴈兒落】豈不聞遠親呵不似我近鄰我怎敢做的個有口偏無信今日便一樁樁待送還你可也一件件都收盡。

揚拜跪云多謝叔叔嬸子我怎麼得知有這今日
也
水仙子正末你看宅前院後不潔塵揚這前堂後閣
比在前越越修整的全別了也正末畫閣蘭堂一劃
新揚叔叔這倉廒中不知是空虛的可是有米粮正
末倉廒中米麥成房囤揚嗨這解典庫還依舊得開
放麼正末解庫中有金共銀揚叔叔城外那幾所庄
兒可還有哩正末庄兒頭孳畜成群銅斗兒家門一
所錦片也似庄田百頃揚州奴翠哥你從今後再休

得典賣與他人。

小大哥擡過桌來着揚州奴兩口兒把盞管待衆

街坊親眷揚多謝叔叔嬸子重恩若不是叔叔

嬸嬸贖了呵您孩兒只在瓦窰裡住一世哩大嫂

將酒過來待我先奉了叔叔嬸子請滿飲這一杯

衆街坊越小哥你兩口兒莫說把這盞酒便殺身

也報不的這等大恩哩正末孩兒我喫我喫揚又

奉酒云請衆親眷毎大家滿飲一杯衆街坊難得

難得我們都喫揚我再奉叔叔嬸子一杯您孩兒

今生無處報答大恩來生來世當做狗做馬賠還
叔叔嬸子唑
（喬牌兒）（正末）我見他意殷勤捧玉樽。只待要來世裏
報咱恩。這的是你爹爹臨寄下家緣分。與我李家財
元不損。
（柳隆卿胡子傳上云）鬧得趙小哥依然的富貴了
也俺尋他去來（做見科）（柳）趙小哥你就不認得俺
了俺和你喫酒去來（揚）哥也我如今囘了心再不
敢惹你了你別去尋個人罷（柳）你說甚麼話你也、

回心俺們也回心如今幫你做人家哩[正末]跪下大小的辦與我撚這兩個光棍出去[柳]趙小哥你也勸一勸波[楊]你快出去別處利市

[川撥棹][正末]衆親鄰正歡娛語笑頻我則見兩個喬人引定個紅裙驀入堂門諕得俺這三魂掉了二魂哎兒也你便做道你不慌阿我最緊

[殿前歡]俺孩兒兩能勾得成人你又待教他一年春盡一年春他去那麗春園納了那顆爭鋒印你休鬧波完體將軍你便說天花信口歎他如今有時運怎

肯不惺惺。再打入迷魂陣。我勸你兩個風流子弟。可

也別尋一個合死的耶君。欸嚊平聲

揚州奴你聽者銅斗兒家緣家計總花柳盡行消

費我勸你全然不依則信他兩個至契我受付托

轉買到家待回頭交還本利這的是西隣友生不

肖兒男結末了東堂老勸破家子弟（合下）